

WENYIXIANGJUNBAIJI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影视方阵

电影剧本 四卷



影视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影视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387-0/I·1787

本方阵定价:217.8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玢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 谈

影视方阵

主 编 魏文彬 康健民
副主编 刘健安 史久惠

那山·那人·那狗
——从小说到电影卷
电影文论卷
电影剧本一卷
电影剧本二卷
电影剧本三卷
电影剧本四卷
湖南电视现象卷
电视论文卷
电视文艺作品卷
电视剧本一卷
电视剧本二卷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易云钦、肖林图、
肖志鸿、肖坚强、
张光辉

封面设计：罗 丹

总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故事片剧本

刘少奇的四十四天(刘星亮 罗子军 彭伦乎 谭冬梅)/001

李知凡太太(戴宗安)/050

流浪汉与天鹅(陈 芜)/139

科教片剧本

娃娃鱼(梁星炳)/199

农村安全用电(邹声通 邹培婴)/210

杉天牛和他的天敌(萧向阳)/223

防治小儿佝偻病(梁星炳)/236

益虫螳螂(赵珍玉)/248

蜘蛛治虫(赵泽林)/258

总跋(谭 谈)/273



110\ (彭家文) 郭总

本图片幕站

111\ (彭家文) 郭总

112\ (彭家文) 郭总

113\ (彭家文) 郭总

本图片幕站

114\ (彭家文) 郭总

115\ (彭家文) 郭总

116\ (彭家文) 郭总

刘少奇的四十四天

刘星亮 罗子军 彭伦乎 谭冬梅

广州鸟瞰。海珠广场。五羊雕塑。

广州小岛，中央工作会议会场外，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

字幕：“广州。1961年3月。中共中央就农村形势及政策调整，召开了工作会议，起草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广州刘少奇住所。上午。

王光美在给刘少奇理发。王光美的推子用得很小心。

修剪完，刘少奇在镜子里看看被梳理后的一头银发，满意地点头。

王光美替刘少奇穿派力司制服上衣。

白云山某别墅。亚热带植物环绕中的凉台上，毛泽东正在吃早餐，他另一只手拿着张报纸在浏览。

餐桌上很简单：一只小碟里一片腐乳，一只小碟里是豆豉

辣椒。一个馒头和一小碗大米粥。

刘少奇走近凉亭,轻轻叫了声:“主席。”

毛泽东抬头:“啊,是少奇。怎么样,一起吃点?”

刘少奇:“吃过了,吃过了。”

毛泽东:“其实我这也是虚邀,各人有各人的定量。如今吃饭也是亲兄弟明算账了。快请坐。”

毛泽东:“看起来,这次会上,大家的意见还有些分歧,有的说是经过一系列调整,农村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有的又说农村情况严重,最困难的时期尚未过去。”

刘少奇:“有些看法,是对农村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所以,还是要照您提倡的老办法,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最近几年,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作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作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不过,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下决心把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们都赶下去,把1961年搞成个调查研究年!”

刘少奇:“我是坐不住了,想暂时不回北京,到湖南农村去看看。”

毛泽东:“好呀!我支持。我也要到浙江那边转一转。这次下去,目的很明确,可以请广大干部群众议论议论,我们这个《六十条》符合不符合实际。”

刘少奇:“正是这样,正是这样。”

毛泽东掐着指头算了算:“少奇呀,离开你那个花明楼,怕有四十年了吧?”

刘少奇:“快四十年了。方便的话,当然想去看看,亲友们那里,也许可以听到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对,对,人熟为宝。那光美呢?”

刘少奇：“她准备同我一起去。”

毛泽东：“啊，好，她是第一次见婆家啰？”

刘少奇：“她还真有些紧张。”

毛泽东：“丑媳妇才怕见公婆，她紧张什么？”

两人都笑了。

毛泽东：“我去浙江后，也还要到湖南去。我们就在湖南再见。”

刘少奇：“好，长沙见。”

刘少奇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

专列在湖南的多山地带奔驰。

片头字幕。

专列通过隧道。

车窗旁。刘少奇有些感慨地说：“到湖南地界了。”

王光美也走近窗口：“一听说要回湖南，我就特别想看看你小时候放牛、砍柴、读书的地方，想看看姐姐……”

刘少奇：“还记得我小时候一起放牛的伙计邓德生吗？”

王光美：“怎么不记得，到北京来看过咱们。”

刘少奇：“前些年还常写信给我，说些农村的情况。这两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再不来信了。”

王光美：“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刘少奇摇头。

宁乡花明楼公社大门口。坪里停满了大卡车、吉普车和公安摩托。

公社党委李书记指挥着人们从印有“湖南省委”字样的卡车上搬下来写字台、绷子床、收音机、台灯、沙发……

有人在打扫院子。有人在一旁栽花。

省公安厅政保处严处长将李书记拉到一旁低声说：“马上要开省、地、县三级保卫工作会议。你们公社有什么措施？”

李书记：“准备全面清查户口，外来人员统统搞走，四类分子和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都准备集中到林场去。”

严处长：“注意掌握一个内紧外松。”

李书记：“还有，刘主席的姐姐怎么办？她夫家的成分高。”

严处长：“她当然留下来。”

长沙。（字幕）蓉园一号楼前的院子里。

天上飘着细雨。院子里停了三辆苏制嘎斯 69。省委一些领导人正在送刘少奇、王光美一行出发。

一辆上海轿车急速驰来停下。车上走下来急匆匆的赵兴。这是个五十上下的男子，穿着简朴整洁，戴着眼镜。

省委一位负责人介绍道：“少奇同志，这是省委工作组组长赵兴同志。”

赵兴：“我是赶来接您去花明楼的。”

负责人：“他对花明楼的炭子冲和他现在的点兴中大队情况都很熟悉。”

刘少奇：“啊，兴中大队就是你在那里蹲点啊？好呀。我看——张厅长，我们今天不去炭子冲，就去兴中大队。好不好？”

赵兴立即表示：“这样最好。”

张厅长面有难色：“赵兴同志，临时改变地点，会给少奇同志带来很多麻烦。”

刘少奇：“张厅长，我们可是有言在先啊，这次下来，一切

照老苏区的规矩办：自带行李，不住招待所，不要陪同，送门板，捆稻草，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再说，兴中大队是全省著名的红旗，我很想先看看。”

那位省委负责人、赵兴、张厅长三人低声交换意见。

赵兴：“好，少奇同志，那我先去兴中大队打前站。”说罢跨进那辆上海牌轿车。

那轿车二档起步，飞快地开走了。

刘少奇与王光美上了嘎斯 69。

张厅长坐到前座上对司机说：“天雨路滑，注意安全，中速行驶。”

三辆汽车朝院外开去。

公路上。交通民警正在指挥行人车辆。所有的车辆都已停驶。拖拉机、自行车被赶进了公路边的机耕路。行人也已断绝。

三辆嘎斯 69 不紧不慢地驶来。

车里。因为春寒料峭，刘少奇与王光美披着蓝色的公安棉大衣。

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不停地摆动。

车窗外，满天的细雨，与公共食堂飘散的炊烟混在一起，像是凝固了，使得四周的景色有些朦胧。

张厅长回过头来道：“兴中大队其实紧挨着炭子冲，离您的老屋也就是几里路。快到了。”

刘少奇点头。

张厅长拿出个塑料袋装的口罩：“少奇同志，请您戴上这个，可以省掉许多麻烦。”

刘少奇：“我看不必了吧。”

王光美：“还是戴上吧。”刘少奇只好戴上口罩。

天近黄昏。车队仍在行驶，汽车亮着雾灯。

路旁不远，停立着一幢古旧的大屋场。围墙上刷着大字：“兴中大队万头猪场”。

刘少奇：“停一下。”

车停下，刘少奇等人下车。

刘少奇：“万头猪场，这应该看一看。”

汪秘书、警卫员小李连忙为刘少奇张伞。

他们朝屋场的小路走去。刘少奇向王光美解释道：“宁乡的猪是很有名的，嘴巴短，身子圆，长得快，膘肥油多肉味甜。”

张厅长：“五八年被评过全国养猪先进县。”

一行走进大屋的屋门。

屋门里。一片寂静。

小李叫一声：“有人吗？”但无人答应。

什么东西“乒”地响了一下，把众人吓了一跳。小李扭头一看，原来是残存的半张屋门叫风刮得在撞门框。

张厅长抢先一步走在前头，小李紧紧贴着刘少奇。他们穿过天井，屋檐下的走廊。

高大的正屋里，改成正围着栅栏的猪厩。但里面空空如也。

另一间厢房里也是空的。

再一间房里还是空的。这些房间里，只有发霉的，已经干燥了的猪粪，破损的食槽，慌忙奔逃的耗子。

再一进天井。人们来到一间偏屋里，总算有三头又瘦又

脏的架子猪躺在那里。一见有人来，便挤在一无所有的食槽旁哼叫着，啃着食槽的木板。

张厅长不安的脸色。

煮猪食的灶屋。刘少奇揭开锅盖，大口的铁锅里只剩下薄薄一层黑糊糊的猪草与干薯藤的混合物。他用锅铲铲起一些猪食看了看，又闻一闻。

刘少奇放下锅铲，又走向另一扇门。

储藏室。这里堆着一些粗糠和干薯藤。刘少奇打量四周之后说：“这儿空房子多，我们就在这里住下吧。”

包括王光美在内，大家都十分惊愕，不知如何是好。

张厅长：“赵兴同志已经去了兴中大队部，那边已经作了安排；再说，这地方，实在……”

刘少奇：“稍稍收拾一下，我看就很好。”

这时，六十多岁的饲养员孙老倌提着一篾箕猪草进来。有人想拦，刘少奇摆摆手，警卫人员让开。孙老倌打量着这些人。

刘少奇迎上去：“老人家你好哇！”

孙老倌有些局促：“好，托福，托福。”

刘少奇：“老人家请坐。您是这里的饲养员吧？”

孙老倌：“喂猪的，喂猪的。”

刘少奇：“我想跟您打个商量：我们是省委工作队的，想在这儿住一晚，不知道……”

孙老倌连连摇头：“这地方，脏死了，住不得，住不得。”

刘少奇：“你老人家不就住在这儿吗？就这样，我跟你作个伴。”

兴中大队的稻田。夜。天上飘着细雨，四处是点燃的篝火和煤油火把。田边竖着块牌子：“兴中大队丰产田”。

余满贞的脸上。头发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那双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也像是在燃烧。

人们在犁田，有的在筑粪沓。男人们光着膀子，余满贞与一些妇女只穿一件贴身袄子在劳动。但他们都默不作声，没有歌，没有号子，只听见他们粗重的喘息声，脚踩在水田里的哗哗声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

一处屋场。一间土坯草顶的房子被人群拖倒。在烟雾里，人们用簸箕装旧房的土坯和早已熏黑的稻草。

丰产田。砸碎的土坯和陈年盖屋的稻草一起倒进了粪沓。

近六十岁的邓德生正在粪沓边积肥，他停下手里的活，冷笑了一声。

一青年农民轻声道：“德生爹，你笑什么，小心余书记又找你麻烦。”

邓德生故意提高声音：“咱们兴中大队又有发明创造了。这不是，积的都是卫生肥料嘛。”

几个农民刚想笑，一见那边的余满贞，便不敢作声了。

“邓德生！”余满贞喝道：“你少放屁！”

邓德生接过话来，“屁还有点臭气，这叫什么肥料，不是哄鬼吗？”

余满贞气得满脸通红，踩着泥水过来了，“我不信治不了你！”

正说着，赵兴打着手电筒来了：“满贞同志在这里吗？”

余满贞：“是赵组长呀。”她上了田边小路，低声问道：“刘